

永
老
人
空
谷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江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也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詩謹誌



B 64853

空谷集卷中目錄

米胡問悟

鏡清有言

雲門明教

雲居六戶

風穴黃龍

雪峰南際

大士不起

首山親切

雲門胡餅

親傳底事

板齒生毛

問法身寶

日裏看山

龍宿鳳巢

巴陵鷄鴨

授子凡聖

問趙州道

仰山山河

首山菩提

巖頭片帆

風穴塵鹿

授子三身

曹溪意旨

雪峰長蘂

廣教異州

風穴皮裘

僧問首山

首山此經

趙橫高坡

九峰龜毛

臨濟吹毛

大隨證龜

瑞巖不出

交殊成勞

上藍市鄧

洛浦藏教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中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形興未質方知形是影根名起無名始
信聲為響本莫有向無形無影無響無聲處會
得的麼

舉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

走口

今時人還假

悟否

平蕪盡處
是青山

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

字彙集
頭何

行人更在青山外

胡深肯之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師拈

云然仰山與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麼

口

禍之

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

除是和尚若免

不得亦落第二頭

理無曲斷

米胡雖然肯他自己

還有出身之路也無

脫體道應難

諸人試點檢看

誰有開工夫

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觔冰消

老僧遙指猿啼

慶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

更有靈蹤在上方

京兆府米和尚亦曰米七師謂俗舍第七又曰

米胡美髯故也胡叅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
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你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
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是甚
時節問林泉道半夜無燈燭家書歷歷宣法燈
別云喚底不是林泉道那箇底是老宿曰千年
桃核林泉道切忌咬嚼當時令僧去問仰山曰
今時人還假悟也無林泉道你不見龍牙居遁
禪師頌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闔快龍舟

望餘集
卷四
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果然仰山
道悟即不無爭柰落第二頭林泉道仰山老漢
有收有放有縱有奪真所謂韓信功高誰與同
轉身拆却連雲棧米胡雖然肯之此蓋姦不廝
謾壯不廝欺焦塲廝嗑那覓頃聲怎不教投子
從頭點檢徹底評量謝他看客兩停箇裏了無
偏向不盡意趣又與分明頌出頌曰

碧岫峰頭借問人

步步登高易
心心放下難

指山窮處未

安身

坐著即
不可

雖然免得重陽令

眼中撥去
黃金屑

似靈苗不犯春

鐵樹花開
色更鮮

師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所以善財南往常啼東遊不惜草鞋錢惟愁無
入路折磨碧岫峰頭青松澗底求大善知識推
窮解脫門儻蒙指示分明信不囊藏被蓋然危
巖峻嶺突岼嵯峨未足安身更宜轉位不見道
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正如以癡

卷八
三
休功夫打疊妄心內守幽閑外絕幻境灰身滅
智撥喪無餘緊閉玄關施呈妙悟然則漸修頓
悟頓悟漸修翻覆看來到底終須親到一迴始
得不見道未到無心須要到及到無心無也休
此與設有妙悟亦須吐却亦無兩樣恁麼舉來
是免重陽令是不免重陽令是犯春不犯春還
知麼迷悟似迷休取笑悟迷非悟莫稱奇
示衆云基逢敵手琴遇知音必能打劫衝關決

解吟猱節奏莫有動絃別曲不令頭撞者麼

舉鏡清問雪峰古人有言道甚便倒卧謝

良久起云問甚麼貴人多忘清再問重言不峰

云虛生浪死漢面赤不語直

師云燈錄中載非鏡清所問僧問雪峰承古有
言峰便作卧勢良久起云問甚麼僧再舉峰云
虛生浪死漢林泉道這僧大似小官多念律攀
今覽古待做問端是他雪峰老將不論兵及至

觀面相呈却不解全身擔荷這僧只知口闊不
覺舌長故又重舉貪向林中尋野雀那知鷄子
過新羅怎不惹教雪峰點罰道虛生浪死漢雪
峰尋常示衆云我若東道西道汝等則尋言逐
句我若羚羊挂角汝等向甚麼處捫摸林泉道
看破了也僧問保福只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
似羚羊挂角福曰莫是與雪峰作小師不得麼
林泉道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佳

麼看來雪峰非不孟嘗門啟懶待高賓自是時
流倒生退屈有不周處試詳頌意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

心忙氣急

及至人來懶話陪

開口

藏空卧早知眠不當

悔之不及

虛勞紅焰落寒灰

枉教熱鬧

師云一大圓覺為我伽藍三世諸佛十方聖衆
九有四生皆是雪峰不請之友居常恒以法喜
弥饒禪悅上味沾待而已每恨時中無來管顧

縱遇一箇半箇墮根禪客拍盲衲僧盡力提携
舒心激勵大似說話與聾人眨眼與瞎漢怎不
退禪懶為話會空使長連床上展腳橫眠方丈
室中側身暫卧恁麼為你老婆徹困剋自辜恩
負德此豈非虛勞心力枉用功夫空餘智焰搖
紅漫做寒灰落却可謂赤心片片知人少覲面
堆堆覲者稀

示衆云若遇當家人合說著實話索甚花言巧

語叙謝寒溫當可依實具實盡情管待莫有不
作外不做客的麼

舉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

客

主教云五箇

當仁不讓

門云露柱喫得幾箇

通東聽

而今忘却教云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一椀去

師舉雲門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
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
逐句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

去於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句上
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
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
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
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
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
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挂一縷絲雖
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

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
下承當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
曰舉林泉道合取狗口恁麼看來方信道不露
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
故於問荅不涉思惟豈落情見亦不窮玄亦不
究妙但於日用一切時中不令業識忙忙無本
可據忽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此豈非鉤
頭著餌要辨魚龍教云五箇雖似將計就計到

底終沒咬嚼門云露柱喫得幾箇向不著意處
猛揅一槌是他明教稍會遮截架解果有轉身
一路道請和尚茶堂裏喫茶林泉道若非笑面
虎難遇駕雲龍想必投子更知深細頌曰

等閑垂借問端由

打鼓弄琵琶

不負平生盡吐酬

相逢兩會家

竭力為人須是徹

赤心片片

方知茶味解

人愁

惺惺到了

師云花嚴具載普慧雲興百問普賢餅瀉千酬

撥向上關吐無礙辯使狐疑氷釋令智鑑洞明
廣說如來禪此最為第一爭似雲門以尋常用
的信手拈來不生疑阻剔圖圖處任伊摸索非
止一飽忘百飢欲使十言令九中恁麼盡筋截
力徹底為人尚不得一箇半箇若是抑而不抑
何有今日莫道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是他也有
茶裏飯裏未嘗失照的人常向夢中了了醉裏
醒醒加之以盧仝七椀趙老三杯不有憂煎轉

添性燥若非識空便合時宜爭解轉身吐氣不
滯玄關還知此老作略麼慢嚼細嚙能知味終
不黏牙著齒渠

示衆云癡癡呆呆默默自知田地穩囉囉吒吒
騰騰誰謂肚皮憨莫有粧昏呼去者麼

舉僧問雲居六戶不明時如何人

外面猶似痴

措居云不涉緣

百花叢裏過

僧云向上事如

何

高著眼看居云慎者不護

但能常激切何必更啗差

師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名韁難繫絆利鎖莫
拘鉗衲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六門
六戶六國六出皆六根之異號也藥山一日問
雲巖云聞汝解弄師子是否曰是云弄得幾出
曰弄得六出云我亦弄得曰和尚弄得幾出云
弄得一出曰一即六六即一林泉道大哉古宿
出辭吐氣與修多羅合故經云一處成休復六
根皆解脫巖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

弄師子是否曰是云常弄有置時曰要弄即弄
要置即置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曰置也置也
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
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
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召仙人放下著志又
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志曰世
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
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

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於言
下悟無生忍汝等諸人若向弄師子處獻合歡
時稍然觀透便見不涉緣慎護之的意也其餘
意味別啞啖看頌曰

春到石人視遠山

徒勞

鶯啼花木碧波開

切忌

隨聲
逐色

須知雲外巖松瑞

能為萬
象主

千古迎風任

歲寒

不逐四
時凋

師云遠觀雖有色近觀本無形非高低之可校

量非淺深之可窮究豈容磊落那許嵯峨沒足
石人袖春風而莫能登陟通方衲子乘曉月而
試與叅詳而况鶯啼花木雀噪園林魚躍碧波
蝶穿紅樹眼耳雖勞於視聽曾不涉緣臯舌然
關於觀瞻慎者不護身先在裏意豈不知休云
六户不明自是一家無二巖松現瑞論甚雲外
雲中庭柏呈祥非止劫前劫後欺霜傲雪嘯月
吟風既耐歲寒不無節操只如轉位就功合作

麼生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示衆云明鏡當臺物來斯鑑洪鐘在架應扣騰
聲莫有不蹉絲毫相度高低者麼

舉風穴初到黃龍

跋波
不易

龍問石角穿雲路垂

條意若何

欲窮親切處
好好細思量

風云紅霞籠玉像擁

嶂照川原

一句合頭語
萬劫繫驢橛

龍云相隨來也是誰

穴云和尚低聲

衲子
難謾

師云汝州風穴山延昭禪師初叅越州鏡清順

德大師德問近離何處云自東來曰還過小江
否云大江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曰鏡水秦山鳥
飛不度子莫盜聽遺言云滄溟豈怯鰲舩勢列
漢飛帆渡五湖德豎起拄杖曰爭奈這箇何云
這箇是甚麼曰果然不識云出沒卷舒與師同
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譚語云澤廣藏山理
能伏豹曰捨罪放僊速須禮拜了出去云出去
則得便行至法堂上歎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因

緣未盡善豈可便休當再見堂頭遂迴云適來
輒呈小騃冒黷尊嚴蒙未賜杖責曰適來言東
來豈不是翠巖乎云雪竇親棲竇蓋東曰不逐
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云路逢劒客須
呈劒不過詩人莫獻詩曰詩則速秘略借劒看
云鼎首旣人携劒去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顚
預云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云旣許允容師
今何有曰東來衲子寂寥不分云只聞不已而

已何得抑已而已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
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前便禮拜德曰俊哉衲子
次到同安安問石角穿雲路垂藤意若何今此
頌古中作黃龍問兼以垂藤作垂條蓋當時編
錄之不詳也今以祖燈錄為證學者當知同安
既發此問風穴須當恁麼荅安以拿活龍手擒
虎兇機道相隨來也是他亦不放閑款款地陪
奉道和尚也須低聲雖不傷鋒犯手就中情理

難容若非投子和會將來險不大呼小叫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

佛眼覷不見

夜深將把木人穿

暗中一線實難通

誰知却被泥牛見

莫錯認

吞入紅霞

碧浪淵

徒勞咬嚼

師云永嘉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怎不教雲
際師祖禪師問南泉既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
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

者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
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林泉道端的要知此
珠下落隱而彌彰顯而不露終日尋不得有時
還自來何必三更半夜勞動木人拈沒鼻金針
穿芒長玉線被井底泥牛偶然窺見吞紅霞於
人我山頭吐碧波於是非海裏當機不讓低聲
處休道風穴不道來

示衆云舉頭會意輸他靈利衲僧開口見心除

是通方作者怕你不信試定省看

舉雪峰和尚送南際長老出作女人拜

將謂
孤鬚

赤際歛手云喏喏

更有赤
鬚孤

峰以手斫額便歸

知音不在頻頻舉
違者須知暗點頭

師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雪峰
老漢雖於世諦路頭回男作女妙用現前魔魅
人家男女要汝不同一機一境上辜負已靈埋
沒家寶其實空劫已前父母未生之際還有男

女等相得失是非麼不可以女婦妾相定奪雪
峰大抵借婆裙子拜婆年要識本來真面目南
際歛手當仁不讓果見此道未喪知音可嘉此
真所謂沒孔笛逢鸞拍板無絃琴上和梁州雪
峰為是同行火伴不免臨行打散以手斫額雖
則遠觀不審其由近親分明所據科段不差毫
未故擺手便歸林泉道呻吟聲咳無非妙用神
通瞬目揚眉總是法門佛事慎勿以弄精魂胡

打關深屈古人殊不知巧兒做處拙兒嫌東行
不見西行利既曾折柳分襟未審將何畫別頌
曰

送客隨家豐儉施

物輕人意重
千里贈鵲毛

盡情為餞免

生疑

相識滿天下
知心有幾人

却蒙惠重過相贈

彼此不
相虧

歛手遙別向暮歸

是必早
回程

師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雖則紅塵汨沒
世路迂迴不可恁情冷澗飄蕩古人臨岐或贈

之以言或進之以酒或奉之以金帛或折之以
亭柳此隨家豐儉而施設也一日僧辭趙州州
曰甚處去云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
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
得錯舉云與麼則不去也曰摘楊花摘楊花此
亦餞行之小樣也既蒙雪峰惠重相贈南際怎
不歛手應喏還知遙別向暮歸處麼幾度扣門
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

示衆云道高德重天子有所不臣性硬心孤諸
侯有所不友此蓋從來舊例本非特地新條莫
有不放閑強點檢者麼

舉傳大士見梁王不起

倚老賣老

公臣問曰大士

見王為甚麼不起

果然放不過

士云法地若動一

切不安

留與別人道

師拈云然安邦定亂實假良

肱立法明宗須憑作者

且忌科分兩段

然投機不妙

過犯彌天

當局者迷

力用不全化風減半

向官不坐罪

若據將高就下即枯木重陽

聖慈廣休誰不承恩

若盡

令雙趺即哀同萬里

天下生靈無敢喘息

師云婺州雙林善慧大士本州義烏人齊建武三年丙子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生傳氏其父宣慈大士名翕南山云弘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為妻生二子長曰晉建次曰晉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撫魚獲已沉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天竺僧達磨時號松頭

陀謂大士曰我與你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

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

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磨曰鑑鞞之所多鈍

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患彼樂乎磨

指嵩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遂因躬耕而居之

有人盜菽麥芥菓大士令使籃籠盛去日常傭

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

其體士曰吾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

會大通二年倡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有
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大士弟
子恐惑衆止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
晔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
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希
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
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
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

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
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晔馳書投太
樂司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致啟翕是國
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容致達晔然指御路
昌乃馳往同泰寺詢浩法師浩勸速呈二月二
十一日進書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大士星冠儒
履身披法服以見帝帝問佛耶大士默指冠問
道耶又默指履問儒耶仍默指袈裟王荆公求

佛印作頌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
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後於華
林園重雲閣講經玉輦陞殿衆咸屏氣拱立而
大士箕坐不起憲司譏問如何不起士曰法地
若動一切不安林泉道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
聞之必生恠然投子拈處有收有放有縱有奪
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向外明宗昔世宗幸大聖
安瑞像殿問圓通善國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

通奏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
悅大士不起只知入理深談圓通應詔不廢門
庭施設豈知投子亦存此意頌曰

梁國令他魏國愁

二客煩主

渡江投水暗隨流

此處無緣他方別化

雖然寸土居無動

只知滴水水生

爭奈雙

林樹半秋

不有春風和氣

師云二十七祖付達磨大士識偈云路行跨水
忽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

株嫩桂久昌昌此識達磨西來始終之事達磨
始來見梁武帝帝名衍衍從行從水故云路行
跨水帝既不契祖師果有洛陽之游故云逢羊
羊陽聲相近也祖師不欲人知其行是夜航蒿
西邁故曰暗渡江也祖師西來見梁魏二帝此
言日下雙象馬也九年面壁於少林故曰二株
嫩桂也久九音同也假達磨不契鈍滯之事而
比大士徑挺不近人情亦相類也末後兩句點

他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笋佛事人情不
能周足還知麼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

示衆云甲子乙丑海中金不勞煅煉戊辰己巳
大林木切忌穿鑿若知日日是好日方信年年
是好年為汝決疑故來搗筭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鼻下著口
眼上安眉

山云五九盡日又逢春

九九八十一

僧云畢竟如

何

飢來喫飯
寒時穿衣

山云冬去寒食一百五

六六三
十六

師云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徧歷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笑師云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云如某者如何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云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

說而說又是埋没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云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而說真曰鵲鳩樹頭鳴意在麻畝裏穴曰汝作許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著語一日僧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林泉道擬親即踈擬向即乖
故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所以語忌十成
機貴回互教汝向三千里外沒諍詛處作箇脫
洒衲僧設使逢春不被境謾縱遇寒食何勞遊
賞直饒恁麼會去且喜沒交涉頌曰

日暮陰雲

郊野深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

重陽到後菊花

新

莫隨境轉恐落今時

不因西嶠殘冰盡

但得雪消去

爭得

東山一帶春

自然春到來

師云九鳥射盡一醫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
向舒手不見手處親切不離家開眼不覺曉時
寂寞不當戶放開一線等待重陽紅葉悲風黃
花泣露雖則語不立玄言須闌典故汾陽昭云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
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折不可句中採摘體
內商量玄之又玄遠之遠矣直得絕後重甦梅
通暖信蠟阿雪泮西嶠冰消始遇東山春風和

氣方信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
喪亡且道立則是不立則是不立則是九盡逢春春日暖
有心拜節莫嫌遲

示衆云言言見諦確甯夜生花句句超宗磨盤
秋結子不涉離微如何話會

薦

取門云餉餅

切忌
交嚼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未開口
時何不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
益師曰目前無異路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
抑不得已向諸人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
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
來有甚麼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
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趣口快
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
你若根思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

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
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
問佛問法向上向下覓箇解會轉沒交涉擬心
即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
好更有甚麼事珍重林泉道雲門說許一落索
只是要汝空劫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得由是僧
問超佛越祖之談所以用一餠餅且壑汝口恐
狂生見解漫逐識情擬議咬嚼黏牙著齒大岳

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岳獨見戒岳便畫一圓相
戒云是甚麼岳曰餠餅戒云趣爐鍛熟更打一
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曰這沒
人情漢休去好林泉道一般油麵由人做造一
般油麵由人壞却且道雲門餠餅與大岳餠餅
是同是別雖是團圓無縫罅想來衆口決難調
試看投子如何發賣頌曰

祖佛超談問作家

且莫切切

困來宜喫建溪茶

非從

入重陽日近開金菊莫隨境轉深水魚行暗動沙

隱密難窺

師云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假如佛不出世
祖未西來與誰抵掌清談論黃數黑雖知口闊
豈覺舌長寂初不遇作家到了翻成骨董這裏
最是計利害處有言成謗開口成雙楸無言成
誑揚眉落二三不誑不謗情存一念悟如何趣
向寧越昔時迷雲門恁麼為汝徹困怎不旋烹

建茗悞碾龍團特就法筵煎點一上何必直待
重陽選擇九日賞東籬之菊明西竺之心大抵
此事綿綿密密穩穩沉沉恰似暗中樹影水底
魚蹤若非明眼人莫能窺得破除是雲門有撥
天關底手為汝變生作熟製造將來慢嚼細嚥
好生嘗莫貪滋味徒開口

示衆云理因事顯想便宜出自當家事假理
料耽膊肯向外屈家家不異代代無殊正當此

時還^有認性者麼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親傳底事

住持千嶂月衣鉢一溪雲

沙云我^{一子}是謝家兒

親得

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闍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感通初年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弃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與布衲芒屨食纔接氣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

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遍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豎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要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林泉道故應天

眼識天人這僧恁麼雷問玄沙親傳底事他道
不以空王無字印迦葉錦欄衣為對亦不以授
受無法之法親承無心之心為酬唯以衆人易
會易知的支梧道我是謝家兒此豈非随流
得性無喜亦無憂既解子承父業寧不立計成
家且道與趙州十八上解破家散宅的是一是
二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頌曰
親伸端的向君言低聲莫比流沙少室傳低聲

差即昨夜鴈迴雙嶺後可於風擺不成行謝家人立月

明前有勞法候

師云理由言彰非以極其致言不越理非
理無以會其歸雖示分明當可親伸端的

非止青出於藍水寒於水且向世俗路頭光影
門中略通姓氏權類鳳毛豈知從無住本立一
切法形興未質名起無名莫比西渡流沙東來
少室得皮得髓傳法傳心酬立雪之勤荅剏肱

之志以至花開五葉焰續千燈亘古亘今普天
匝地正眼觀來那的不是親傳底事忽聞初夜
鴈迴雙嶺鶴唳千峰聲色叢中遮相鈍滯丹霞
云本是釣魚舡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
中留不住夜深依蘿宿蘆花為復是一色蘆花
明月蘆花月船不犯東西岬須信篙人用意良
示衆云無意之意其意遠矣無味之味其味恒
然若知露柱懷胎便信石龜解語還真箇麼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日口口頭
東畔出

州云板齒生毛

無中能唱出
未審幾人知

師云趙州古佛出現於世雖無蓮臺光焰却有
妙用神通具四辯才得八解脫端的海口鼓浪
航舌駕沉浩浩辭源滾滾流出優游平易殊無
艱難險阻之態方信真文不措真武不麁一日
上堂云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
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云如何是法身
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林
泉道有勞神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云偷趙
州笋去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
休去林泉道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雖是勾
賊破家其奈泥中隱刺莫更別有鈍滯處麼頌
曰

九年少室自虛淹

成就爭似當頭一句傳外水

源
成
焉
知
無
漏

成板齒生毛猶可事

不為
希差石人踏破謝家舡

師云九年面壁垂一則語直至而今諸方賺舉
非是虛淹歲月漫度春秋意似責他不說而說
未若說而不說其實當頭一句把定則唇寒齒
冷放行則喜氣津津若也脚跟線斷舌上閑開
橫說豎說無可不可昔外道問佛昨日說何法
佛曰定法云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云昨日說

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定林
泉道人得自在世尊板齒雖不生毛其柰舌
端還能具眼似許石人脚跟點地鼻孔遶天踏
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何止謝家舡舫而已哉
還知麼若能截鐵斬釘必不拖泥帶水
示衆云莊宗收得幸遇興化商量三角拈來可
惜強賊錯認莫有賞鑒者麼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如何是法身寶

五眼難湧

云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

南海波斯

笑點頭

師云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
以識識喚作甚麼語云讚法身語曰喚作法身
早是讚也林泉道何不向未開口時會取疎山
上堂云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在
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
事曰枯樁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非枯樁云

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曰許云枯椿豈不是明
法身邊事曰是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
事曰是云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曰法身周
徧豈得不該門指淨餅曰祇如淨餅還該法身
麼曰聞黎莫向淨餅邊覓門便禮拜林泉道子
細故詳無縫罅方知不是繫驢橛為同不世之
珍所以罕逢別者若非仰山具天眼龍睛向不
作貴不作賤處平展演大鋪舒分星壁兩為汝

提撕道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只
如仰山恁麼道為復是卞和之璧為復是隋侯
之珠為復是指東畫西為復是將無做有南海
波斯知價例不須更上試金石頌曰

松生巖畔鶴停穩

坐著即不堪

鳳出丹山鸞並群

方以

面壁尚虧庵外事

只知其

淨名何苦太言

論

不知其二

師云有箇十八公唯好居巖壑朱頂來親依殊

不畏寂寞雖是恁麼也合隄防樹下底一場懨懨况九包之鳳出自丹山非呈瑞祥鸞莫能為侶此皆建化門中暫時光影幸不以隨言定旨逐語分宗略向癡人面前為他說夢吾初祖達麼大士九年面壁為汝全提空劫前事猶被人譏呼為壁觀婆羅門端的是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又復點檢淨名居士梵語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

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今謂何苦太言論者意謂雖云不語其聲如雷自古至今驚天動地恁麼舉來未審法身寶在甚麼處也咄闍黎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拈出示眾云說不真舉不似一則一二則二失却口

摸著鼻莫有知下落的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山花似錦
澗水如藍

門云日裏看山

徒勞
引額

師云雲門上堂道諸仁者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按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曰還我話頭來林泉道門外金剛

笑和尚去也這僧雖問西來祖意大似頭頭蹉過念念差殊鼻孔裏尋牙腦門後覓口忽然磕著撞著方信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何必日裏看山巖前翫水檻內觀花樹邊努嘴此時若不究根源漫向當來問彌勒

坦然曾問老師安

言由在耳

爭似韶陽一句傳

不語

及日裏華山仙掌露

莫錯

夜深猿叫月當軒

洞然
明白

師云坦然初參嵩嶽慧安國師問云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何不問自己意云如何是自己意
曰當觀密作用云如何是密作用國師以目開
合視之然於言下知歸林泉道為恰三歲子用
盡老婆心所以惹得投子道爭似韶陽一句傳
林泉道已太廉纖雖則教汝日裏看山非是令
汝見地明白向一機一境處會具眼衲僧自知

下落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
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華山掌記存焉然雖
顯露認著則不堪恁麼舉似將來還似夜深猿
叫月色當軒無耳石人不勞採聽還見麼嵐光
滴翠當晴晝笑殺襄陽孟浩然

示衆云運水般柴總是神通妙用變生你熟無
非至化玄規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者未審是誰
舉夾山在瀉山作典座

辨齋
不易

瀉山問云今日

喫甚麼菜

不是蔓菁
定是芥子

夾山云二年同一春

朝朝

似相瀉山云虎好好修事著

日月

夾山云龍宿

鳳巢

顓頊沒
交涉

師舉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
心不妄精進無有涯魏府老元華嚴示衆云佛
法在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
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林泉道
只貪嚼飯喂嬰兒不覺渾身泥水濕又曰時當

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
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
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
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林泉道利物瀾翻三寸舌
為人不惜兩莖眉恁麼看來夾山雖作典座輔
弼叢林爭奈杓柄在他手裏瀉山故問今日喫
甚麼菜正意本要洗擇精細不惹妄塵和湯合
水大家知味是他便向粥檻邊糞桶外筋挑不

起處匙抄不上時對他道二年同一春便是袁
天綱李淳風也筭他不著故云好好修事著夾
山終不肯受他圈圓道龍宿鳳巢林泉道雖非
同類且恁佛眼相看頌曰

相逢借問衆僧糜

切忌黏牙著齒

莫比庵園香飯施

少賣

紫氣夜隨丹鳳轉

步步隨

金龍曉纏月中

枝無心問

師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先覺覺後之心行

自利利他之行既偶相逢不無借問要與雲水
高流通方衲子解黏去縛脫洒伶利所以道莫
比菴園香飯施維摩詰經云爾時舍利弗心念
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維摩詰知其意
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
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而
告之言汝往上方界分度二恒河沙佛土有國

名衆香佛號香積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
世尊足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
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
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
婆世界佛言可往須臾之間與化菩薩至維摩
詰舍維摩即化九百萬師子之座諸菩薩皆坐
其上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香飯普薰
毗耶離城三千大千世界語舍利弗諸大聲聞

仁者可食如來甘露美飯大悲所薰無以限量
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化菩薩曰
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德四海
有盡此飯無竭由是騰騰紫氣隨丹鳳轉於蒼
梧皎皎銀蟾伴金龍躍於碧浪還知偏不附物
意不立玄處麼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帶
帽歸

示衆云木馬嘶風泥牛吼月於無說中還能饒

舌出是非離同別處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巴陵鑒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李

桃紅山
青水綠

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切忌針錐
徒勞摸索

師云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
曰雪峰和尚道達麼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云
築著和尚皁孔門曰地神惡發打須彌一摑踣
跳上梵天拶破帝釋皁孔你為甚向日本國裏
藏身云和尚莫謾人好曰築著老僧皁孔又作

麼生師無語曰將知汝只是箇學語之流師住
院後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
如何是道師云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
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云銀碗
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只消舉此三轉語
足以報恩自後忌齋果如所囑林泉道須知法
施無窮盡報德酬恩亘古今僧問祖意教意是
同是別這僧大似天上揀月沙裏淘金真淨界

中無事生事果信道老新開端的別非止只道
銀椀裏盛雪况能知鷄鴨各自下落可惜教人
向冷湫湫乾剝剝處摸索不著端的祖教同別
分付投子對衆合貼頌曰

同別祖意問端由

纔說是非
紛然失心

便將元價與他

酬

問口
斷當

絲綸夜靜人垂釣

不犯清波
意自殊

曉得金

烏帶月收

明不越戶
光不棲巢

師云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瑞草無根賢者不貴

洛浦侍立臨濟次有座主叅臨濟濟問有一人
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
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
同明不得即別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
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浦便喝雲門因到江州
陳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
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曰曾
問幾人來云即今問上座曰即今且置作麼生

是教意云黃卷赤軸曰這箇文字語言作麼生
是教意云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曰口
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
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曰見說尚書看法華
經是否云是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
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
語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
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

禮拜曰某甲罪過林泉道慚惶銅面具耐鐵
槍頭且道洛浦雲門荅處與巴陵荅處是一般
酬價是兩般酬價還定奪得麼而今打入新行
市一任牙人論短長巴陵老漢向澄源湛水撥
棹垂鉤不顧夜靜水寒豈怕空舟載月若知鷄
鴨無撈摸自不著忙上下尋

示衆云前念後念不離當念是精識精其中有
精還有具此眼孔者麼

舉僧問投子凡聖相去幾何

不隔一絲頭

投子下

禪床立

休推不見

師云脩山主垂語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凡夫不知者背覺合塵迷已逐物微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虛生浪死不自覺知儻能一念迴光片時返照忽然自肯直下承當本自圓

成不勞脩證是知凡聖本無隔礙但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圓覺經序云心本是佛由妄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雖則居於生界不昧佛因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住真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恁麼舉來凡聖本無差殊雲水強來詢問不免投子降尊就卑曲垂方便略下禪床兩手分付這僧若是仙陀客何必文殊更舉槌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天

不涓涓

天高地下秀林巒

葉

聯禪床略下雲山斷

只知盡法

凡聖無蹤海岳寒

不管無民

師云昔黃帝遊于崑崙之丘赤水之上遺其玄珠得逢罔象任鼓滔天之浪儘翻浴日之波乾蓋坤輿不無蒙潤林巒谿谷觸處流通莫恠禪林略下及盡今時萬疊雲山一時劃斷是凡是聖彼此無蹤若海若峰縱橫無跡巖頭到德山

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林泉道迅雷不及掩耳又普化拈聖僧問臨濟且道這箇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林泉道再得完全能幾箇只如德山臨濟用處與投子下禪床立是一是二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示衆云真文不醋真武不麁若知至理一言索甚咬文嚼字直截處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

脚跟下

州云城外底

指示僧云不問這箇道

錯會

州云問甚麼

不知僧云大道

可惜

州云大道通長安

切心

師舉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
憎愛洞然明白以此觀來東西南北而縱橫得
妙行住坐卧而左右逢原聊尔牌標五里從教
目斷千山趙州雖指城外的是何止城外大抵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這僧果是尋言逐句漫費
草鞋錢抵死謾生要婪行脚債州亦不免粧昏
去呼道問甚麼道此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其僧依前不懂那科猶自道哉問大道大似終
日數十不知二五趙州所以再三撈攬盡力提
携云大道通長安慎勿錯會此豈非世法佛法
打成一片離憎愛嫌揀擇時節未委投子至此
作麼生裁斷頌曰

知道還他潦倒翁

不勞贊歎親言相指自怨忽道大

廣闊作甚麼

關山路遠重須去

是必早迴程一逕長途

君任通

往來無阻隔觸處任縱橫

師云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只如趙州古佛端的是知是不知若道他知裁他頭角道他不知減伊聲價向知不知處當合許他何故親口不出疎言只為慈悲大甚傾心吐膽連忙指示貴圖易曉易會不知

者翻成笑具難見難聞不弱關山路隔鄉國程

遙衣錦還時終須索去儻尔正偏兼到理事叶

通不滯長途優遊鳥道作箇脫灑衲僧豈不快

哉不是趙州親指示臨岐險不費盤纏

示衆云文約義豐都在筆端幹運心真語直全

因舌本宣揚揀緊要處試請道看

舉仰山湧和尚示衆云一言說盡山河

這箇

僧便問如何是一言

聞風山以火筋揸向爐

邊却收舊處

已上神通
不同小小

師云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游
戲之三昧東坡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林
泉道低聲低聲而况一言色裏塵沙一義含容
法界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何止山河而已這僧
承言滯句韓獪逐塊狗齧枯骨便問如何是一
言林泉道何不向未開口時薦取所以山以火

筋揲向爐邊却收舊處林泉道仰山老漢被這
僧一問不免手忙脚亂放去收來雖是妙用現
前幾人於此能思無邪若也悟斯一法管教萬
法圓通塵劫凝滯當下冰消無邊妙義一時通
盡怕伊不信試問投子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

大白小

摩竭空自掩重門

莫涉

思當初衲子微開眼

悔之不及

揲筋爐邊當大焚

照顧
眉毛

師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若能於此稱揚提唱的了了明明洒洒落落自然森羅萬象古佛家風派列岐分花聯葉綴摩竭重門者梵語摩竭陀此云文物國西域記云昔如來於摩竭陀國初成正覺梵王建七寶堂帝釋修七寶座佛坐其上於七日中思惟是事當時衲子於仰山示衆擬提撕處微開正眼何必以輕勞重挿筋爐邊雪峰云三世

諸佛向火焰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此與扇子踔跳東海鯉魚築著鼻孔兩似盆傾的意脉不相上下還委悉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示衆云長安大道七縱八橫咫尺鄉關一了百當不移寸步孰能得到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菩提路

脚跟下
薦取

山云比

去襄縣五里

不多

僧云向上事如何

得一山

云来往不易

同道方知

師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古佛家不勞重進問海
角與天涯梵語菩提此云覺若知擬心即差便
解動念即錯汝但於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拈匙
舉筋運水般柴常能覺察身心不被六根六塵
六識使作若向世諦門中教貪嗔癡汨沒深為
可憐儻肯迴光返照返本還源即凡心而見佛
心就迷路而歸覺路甚生次第清谿居士陳時

可問竹林海和尚云如何是道曰貪嗔癡是道
士深肯之若也於斯明得菩提煩惱本無有二
恁麼看來何必緊繫芒鞋旋尋竹杖向人問路
首山見這僧掉呆搭癡就便提携道此去襄縣
五里此謂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這僧稍知滋味恨心不捨又問向上事如何故
首山因便截勢就口便喼道来往不易雖然如
是且於鳥道存心覓休向區區意路尋他日逢

人不得錯舉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

下看脚

綠楊鶯語送行人

不依

悲牌標五里向君說

謝師指示

莫道當年不指陳

爭能諱得

師云楊無為道淨土周沙界云何獨指西但能
從一入處處是菩提怎麼會得並不索說老婆
禪教薦直去既不消迤邐行脚更何須特地歸
鄉若阮籍遇窮途輒慟哭而迴如此擬進豈非

大錯雖是短長亭畔楊柳青青歸興悠悠鶯聲
恰恰臨行更盡一杯酒著意參詳更度量休數
單堦雙堦枉了將心用心為汝恁麼指陳當可
歸家穩坐玲瓏飄蕩多辛苦莫道山僧不道来
示衆云恒居彼岸唯貪駕險截流空守澄源終
不隨風倒柂還有悠悠漾漾垂綸擲釣者麼

舉僧問巖頭古帆不挂時如何

平生厭風浪抵死倦舟航

巖云後園驢喫草

在意

師拈云寒山睡重拾

得起遲

算來名利不如閑

師云世界未成之際父母未生已前無地水之
可成禪無火風之可離散無諸佛之可歸依無
衆生之可濟度向澄源湛水獨纜孤舟不挂片
帆不施短棹畏風波之險惡戀菰葦之深藏這
僧將此大意來問巖頭雖能及盡今時大抵少
些和氣不見舡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得藏身
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

只明斯事所以巖頭亦不截了衆流亦不隨波
逐浪向不溜處楔一馬杓道後園驢喫草於飽
青時慎勿咬嚼切恐中結肚脹料竄灑蹄不守
繫驢橛自然無惹絆是他投子優游平易不滯
玄關忘寵辱離憂喜與輕輕拈過道寒山睡重
拾得起遲他誰管你前園與後園喫草不喫草
雖然如是休從長耳咆哮處蹉過胡笳一韻長
頌曰

雲暗西巖東嶺明

隱而彌彰

汀洲南面起笛聲

容不

採天光睡重和衣潤

始覺渾身泥水濕

鶯囀高枝柳

帶春

切忌隨聲逐色

師云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鞦韆其實此事有眼難窺有耳難聽雲暗西巖月生東嶺向半明半暗處似見不見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不免汀洲南面品起笛聲夢畔西頭頻頻側耳非賞鑑者不達其旨非知音

者莫造其微此之所謂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其奈天光滴翠燭影搖紅木女魂消石人睡重非止幕天席地其由枕石眠雲露泣花梢風鳴樹杪既潤澤於布衲合休沐於雲流普使人人盡皆知有渾一似春日流鶯出幽谷遷喬木衣金縷轉笙篴恰恰啼時要汝不著聲色翩翩飛去有誰能曉真如恁麼會得方信道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示衆云事存函蓋且容彷彿酬酢理極忘情誰
敢依條比擬不犯唇皮一句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風穴塵鹿成群如何射得主中主陰

穴云釣船載玉瀟湘岬氣咽無寥問白鷗切忌

道

師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
尔依位住至理一言擬舉唇寒齒冷將垂半肯
欲窮膽喪魂消息犯當頭豈容喘息只可傍提

護諦不宜冒黷尊嚴麀鹿者乃群鹿之長也制
字之法故从鹿从主群鹿随之皆視麀尾所轉
為准古之談柄用麀拂揮之良有以也獸類尚
別尊卑人胡不分上下由是風穴識尊卑存上
下故不犯顏觸忤宛轉虛玄傍通奧妙以有語
之無語不談之極談對他道釣船載到瀟湘岬
氣咽無寥問白鷗為復是推惡離已為復是讓
善叢林具眼者辨看其或未然試聽投子重宣

聖勅頌曰

禁殿重闌視聽危

誰敢妄通消息

側思偏立絳綸垂

勅遍天下

漢卿雲斷汀洲迥

仰望不及

嶺暮猿啼

孤月隨

大小明白

師云九重深密處不許外人知此明尊貴一路
無敢當鋒擬來視聽罪不容誅疎山仁禪師始
問洞山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
疎曰還可切也無山曰闌黎即今切得麼疎曰

切不得則無諱處山肯之僧後問曹山先師道
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山曰要頭斫取去僧又
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
林泉道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此皆正偏回互兼
帶叶通之微旨也雖則側思偏立拱密威嚴臣
當退位朝君子合轉身就父絳綸垂者禮記緇
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綍故大人不倡游言游者淳也不可言之言也

縛音弗車索也既尔漢天雲斷必然昏霧不生
沙岸汀洲固宜孤迥山寒嶺暮幽澗猿啼霜重
風巖喬松鶴唳當此之際作麼生辨的野色更
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連

示衆云三即一一即三三一不相攝分明為指
南莫有深談實相善說法要者麼

舉僧問投子三身中那身說法

諱聰子

乃彈

指

此義文長
付在來日

師云三身謂法報化也法身毗盧遮那此云遍
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滿淨化身釋迦牟尼
此云能仁寂默在衆生身中即寂智用寂是法
身智是報身用是化身這僧今問那身說法待
似舍元殿裏坐猶自問長安你子細參詳那一
身不與汝說不見道利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
熾然說無間歇恁麼看來何待彈指而纔聞那
僧貫休詩云紫梅檀塔六七級紅菡萏花三四

枝禪客相逢只彈子此心能有幾人知林泉道
用知作麼林泉雖恁舉來不可便恁麼會不可
不恁麼會畢竟如何乃鳴指一下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

事窮的要

彈指輕輕海岳收

極理

深

玄金鎖塔開紅日像

高著眼

夜深人笑碧峰頭

傍觀者

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而况
巖樹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

二之圓音頭頭尔法尔儻能於未發問時未
彈指處深辨來風稍知去就任茫茫之滄海縱
岌岌之群峰萬狀俱泯千波竭沸雖是放去較
危何礙收來太速玉關金鎖八面玲瓏寶塔珠
簾十方通暢赫赫禪天紅日巍巍聖像金容不
離三身而明一性忽若夜深人悄笑虛空不解
點頭試來碧岫峰前肯入鄧何妨垂手機感相
投一句更請道看暫時欽念輕彈處樓閣重重

門自開

示衆云水長船高豈學卧輪誇伎倆風恬浪靜不應如秀拂塵埃伶利衲僧自知下落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曹溪意旨如何

朝朝相似日日

一山云一鎖入寒空

徒勞摸索

師云唐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寃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

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

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

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非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

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
絮裘絹五百疋寶鉢一口林泉道勿謂龍顏善
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汝等諸人若謂林泉以
此便為曹溪意旨者大似持螯酌海握管窺天
若要見諦明白須問投子始得頌曰

重峰層仞插寒空

巍巍峩峩
磊磊落落

塔鎖深雲勢莫

窮

仰望
不及

千古松聲來有韻

莫將
耳聽

萬年溪水去

無蹤

只可
心知

師云高高標不出隱隱莫能窺那許追攀豈容
奔去湊既待依俦彷彿不無突兀崢嶸重峰層
仞插竇漠之寒空古澗幽泉瀉灣環之夜壑巖
扃梵剎塔鎖深雲休云佳趣難窮畢竟玄微漏
泄聲傳千古松風韻出於青霄意緒萬年溪水
終投於碧海林泉恁麼舉似將來大似與鉢盂
安柄令混沌粧眉還可喜麼有意氣時添意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衆云半半和和抹抹搭搭沒名沒姓無繫無
拘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有具眼者麼

舉僧問福州靈峰顯和尚如何是諸佛向上

人

千聖亦不識

峰云白雲覆青山

隱而彌彰

僧云莫便

是和尚為人處也無

認著作前還不是

峰云淥沼徒

長渠

根非生下土

師云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非具天眼龍睛者莫

知洞山一日為衆曰體得佛向上人方有

話分僧便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林

泉道為弄一隻手不惜弄莖眉保福別云佛非

林泉道倒用顛拈子細看法眼別云方便呼為

佛林泉道不惜唇皮盡情吐露若也於斯薦得

方信道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自古至今無

人能識故靈峰寬遮外羅出就藏鋒道白雲覆

青山雖則體用互興正偏兼到其實舌上無十

一關口角有空王印更須子細參詳慎勿死在

可下這僧果然寃妙失宗機昧終始鑽入紅綿
雲索跳入碧玉甕坑道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靈峰火到頭上急忙撲撒道淥沼徒長蘗林
泉道休於言下覓莫向意中求免致拖泥帶水
那消逐氣尋香向乾乾淨淨冷冷清清處試參
頌意頌曰

雪嶠層層翠鎖深

蛇鑽

風生寒岫結重雲

仰望

不夜來丹鳳冲霄漢

不入蹤跡

聽曉樵人逐鴈

群

一句無私語
千山走衲僧

師云冰霜一色雪月交光明白轉身還曾墮位
莫守層層雪嶠休栖密密霜林漫貪疊疊堆青
枉戀幽巖鎖翠非止形興未質其由名起無名
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直得龍吟霧起虎嘯
風生轉位回途從偏入正功勲不犯蕪帶叶通
雖寒岫暗結重雲奈春嶺微生皓月夜來丹鳳
偶尔冲霄聽曉樵人虛勞心力霜鴈既歸塞北

雲流莫背司南恰如鷄子過新羅致使鬚頭空
聾耳還知麼都為此時曾蹉過故令今日卒難
逢

示衆云無師智自然智沒可思量分別心取捨
心決難裁斷莫有摸索著知下落者麼

舉僧問蘄州廣教志和尚是甚麼物學人不

會

只是你不具眼

志云生在冀州

將謂忘却

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

逐四時凋林泉恁麼舉來會那不會若言會情
存一念悟寧越舊時迷若言不會虛生浪死有
甚了期向端的處道將一句來黃蘗云打破大
唐國覓箇不會的不得又石頭和尚云衲帔蒙
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慈覺云釋迦猶
不會迦葉豈能傳若會得這不會的甚生次第
六祖大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
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荷澤出曰是諸法之

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
便作本源佛性澤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
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林泉道靈
山授記也不似今日這僧不會荷澤誇知畢竟
此物是何模樣不似廣教說得道理好待道是
識誇空花之濃淡定兔角之短長待道不識憎
金有色謗沉無香不如且叙鄉貫道生在冀州
識與不識會與不會一任卜度其餘意况自有

投子為伊指注頌曰

禁幄重闌苔蘚深

熟能履踐

金鈴不動侍無人

照而

常寂誰携班杖來相問

不識不識

報說東園麥壠青

切忌妄傳消息

師云曹洞正宗假尊貴一路明至極幽玄之道
視之無見聽之無聞若至尊之處寶位上下悚
慄內外雍容猶衆星之拱北辰如百川之潮東
海故喻以龍樓鳳闕禁幄重闌非箇中人曷能

履踐所以綠苔斑蘚隱密幽深故云寶香鳳燭
煙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顏由是金鈴絕響畫鼓
聲消臣退位以辭君子轉身而就父非止借功
明位還能借位明功曲為今時入蜀垂手故以
非物之物不會之會不解交處再三再四與携弓
斑竹方便提携乃這僧問既有宗廣教答亦攸同
雖是生在冀州何處不為卿國莫使承言者喪
休教滯句者迷東園變瓏任青青春意儘教藏

不住雖然如是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
無私

示衆云單下有口眼上有眉怕伊不信折麼問
誰還許顛拈倒用豎判橫批麼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熟則越涼
寒向火

穴云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上築皮毬

不勞

採
聽

師云得處但能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功夫若向

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呻吟聲咳運水般樂著衣
喫飯處不被塵境所礙世事相謾於陰入界處
外不隨應內不居空自然中間無繫縛處故石
霜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
香爐去一條白練去應須念茲在茲休更抑而
不抑當合切切一一親為這邊冷淡那畔相應
所以風穴拈轉話頭教你至親至切處灑灑落
落脫塵離俗非止教你出生死樊籠解識情羈

絆特與汝道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上築皮
毬知他不是你聽得那不聽得曾見不曾見古不
云乎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囀無耳却知音子細
參詳不宜造次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

敏而好學

東山歌唱北山吟

拍

是弄潮湏是江吳客

隔行是利

別語還他漢地人

理長即就

師云雪峰和尚三上投子九到洞山汾陽昭參

卷八
七十一負大善知識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
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
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昭於言下大悟拜起曰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問者曰見
何道理便爾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命處非止
這僧以親切之言曾問老翁上代下世誰不如
之要碎疑團須參老宿深謝風穴指東畫西將
南作北吐無礙辯學無舌人吟無字詩歌無聲

曲何啻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此非本
色衲僧莫可得而知也這僧恁麼問風穴恁麼
荅若非曾泛滄溟慣經風浪弄潮於性海駕險
於真空莫能及此唯江吳賈客可同舟而濟知
胡越而無異心風穴雖恁分明舉似若蕃語相
似何故如是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林泉權
做通事舍人聊與妄傳消息還會麼他日逢人
不得錯舉

示衆云窮玄寃妙好肉剝瘡數黑尋行無風起浪待要不悶且守本分還肯恁的麼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用心處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山云恠你一問遲也

大道廣闊忙作甚麼

師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況此事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

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摩曰將心來與汝安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摩曰我與汝安心竟只如吾佛徵處達摩安時未審這僧作麼生用若也解用常啼賣處休違價其或未然海東有果莫欺謾首山道恠你一問遲也為慈悲之故有

落草之談方來便去待要教他疾會所以反恠
其遲可憐一片婆心切望斷三山片月輝其餘
光彩分付投子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

了也

發言方表赤心人

少責

弄只知進步求名王

轉急轉遲

爭信靈苗不受春

虛勞心力

師云若是靈利衲僧未語先知不言自會直待
發言吐氣堪你甚麼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

非悟爭奈赤心片片知人少覲面堆堆觀者稀
圭峰云你有義事是醒悟心你無義事是散亂
心散亂隨情轉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終
能轉業儻能退步就已收攝身心宛勝進步求
名徒增瑕類枉向荆山抱璞還同卞氏招殃不
如自守如意寶珠免受途中玲瑯辛苦而況靈
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豈受春風和氣分拆芳
妍不勞造物化工隨時般弄若也於斯薦得自

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

示衆云六成就中莫攝四法印內難收端的卷不到頭其實展不到尾爭肯容易教人隨喜

舉僧問首山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

此經

汝還識字麼

山云低聲低聲

開口

僧云如何

受持

動念即差

山云不染汚

已是

蓋梅觸大羹

師云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王問曰何不看經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

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林泉道有勞尊者神用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有時自看次僧曰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何故自看曰我只要遮眼云某學和尚得否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透林泉道面赤不如語直巧說不如便道又一日看經次僧明哲云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也云正當午也曰猶有這箇文彩在云某甲無亦無曰老兄大嚙聰明云

某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曰老僧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過時林泉道猶有這箇文彩在只如尊者與藥山看轉的是此經那不是此經若向未開口時薦得何必竺法蘭陀特來翻譯首山云低聲低聲意恐這僧承虛接響數黑尋行故恁麼道這僧現靈不著軀殼猶自審問如何受持不想首山誨人不倦就口便喏道不汚染若是喫火不燒舌的衲僧便解轉身吐氣

不被眼謾豈容口決頌曰

水出崑崙山起雲

兩段不同

釣人樵父昧來因

當局

者只知洪浪巖巒濶

水自水兮山自山

不肯拋絲棄

斧聲

各自有前程

師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知無一法不本乎心無一物不根乎性若以比量而較見煙定知是火見角決然是牛水豈無其淵源山豈無其雲霧釣人依水樵夫依山而不委艮覆碗

坎中滿童蒙之爻象動靜之緣由雖知洪浪瀾
翻不肯拋綸羅釣貪尋崑巒寬闊徒勞斧鑿痕
深大似點罰這僧只知一切諸佛皆從此經而
出殊不知此經亦賴一切諸佛而說不見道過
去已說未來未說現在今說還知此經下落麼
以拂子擊禪床云休得也

示眾云念念釋迦出世還能會古通今步步彌
勒下生莫避撞頭磕額處處相逢休推不識

舉僧問郢州趙橫山柔和尚如何是佛

不禮
拜更

待何柔云平地望高坡

徒勞
斫額

師舉花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
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方信
道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
形又高仲常題龍門萬佛詩云鑿破蒼崖已失
真又添行客眼中塵請君試看他山石不費功
夫自法身林泉道恁麼看來左逢而右遇目富

而心飢撥破面門無迴避處所以用老婆心太
切當陽指示更不囊藏被蓋直教體露真常道
平地望高坡莫眇眼斫額擡眉擬若如
斯蹉過久矣不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且向無縈惹沒粘帶處子細參
詳頌曰

江山歷盡幾施功

草鞋錢還來也未

方得逢人話昔

同

不是知音徒側耳

春到洞庭南畔

方知暖鳥啼

西嶺月生東

切忌隨聲逐色

師云漳江問潼泉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
得擺手出漳江泉云蟄戶不開龍無龍句江云
是汝恁麼道那泉云是則直言是不是則直言
不是江云擺手出漳江林泉道只如恁麼道是
肯他不肯他諾伊不諾伊具眼者辨看又趙州
問僧千山萬水來那箇是你自己僧云某甲不
會敢問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己州云萬水千山

林泉道只是舊時行的路逢人舉著便請訛若
向這裏會得方信道君子千里同風元本一家
無二既有洞庭春色不無曲為今時問甚冰消
北岸花發南枝恰恰鶯啼翩翩蝶戲月生東嶺
日墜西樓皆不離我建化玄門還會得麼遂以
手斫額云遠觀不審近觀分明

示衆云禅天遼濶豈限西東性海汪洋那分南
北箇裏既無遠近就中寧有輕沉試來拈掇便

知深細

舉僧問九峰勤和尚如何是西來意碧眼胡僧笑點

頭峰云一寸龜毛重九斤無星秤上一任稱盤

師云祖意本不西來西來那有祖意僧問藥山
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有西來意否曰有云既
有祖師又來作麼曰只為有所以來林泉道若
不來焉知有而況此意自無始時來千佛出世
亦不曾增千佛入滅亦不曾減何必問祖師來

與不來東語西話所以老龐云明明百草頭明
明祖師意恁麼觀來無一處而不周無一法而
不遍雖然如是還丹一粒點鐵成金丹未點時
鐵只是鐵故九峰不恡慈悲曲垂方便教這僧
向無輕重處教知輕重無斤兩處要知斤兩雖
是權衡在手貴圖施設由人休只於龜毛上尋
兔角邊覓非唯鷄子過新羅枉又刻舟來記劍
西來的意本不囊藏東土衲僧不勞別討如或

不然請問投子頌曰

等閑不語未逢人

知音者少

語便傷直似太親

老婆

心不顧火中鸞鳳息

枉費神詞

驚他石虎暗生嗔

不勞怯懼

師云青林師虔禪師道哉有一寶琴寄之在曠
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故少林面壁摩詰
忘言石鞏張弓俱脰豎指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一日上堂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林泉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一人放行中把住一人把住中放行殺人刀活人劍總在三聖興化手裏雖是九峯言如劈竹心若直絃皆為慈悲之故能如是也火中鸞鳳海底泥牛無處棲泊莫能摸索從教石虎生嗔一任須彌懊惱露柱燈籠總不恠得還達此意磨斤兩錘錘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示衆云莫凡莫聖當稟鑄鉗剪裁疑須憑巨闕不傷鋒不犯手的知是阿誰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不害濟云禍事

禍事

識法者恐

僧禮拜

識甚痛痒

濟便打

殺人見血

師云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林泉道宜著精彩免勞鈍滯這僧向實際理上發此一問大似燒紙攬禍崇合口惹官防臨濟比他喫鹽多如

喫米終不肯擔干負計覺及自身所以道禍事
禍事這僧有若強魂出現做精倒恠急忙禮拜
怎不教臨濟提正令總權衡劈脊便棒若是皮
下有血眼裏有筋也合似他見黃蘗的時節如
蒿枝拂相似復向大愚肋下亦築三拳若解如
此知恩報恩甚生次第噴痴痴枉守鼠窟死狗
難扶上牆伶俐衲僧輒莫麁心大膽頌曰

劒藏匣冷逼人寒

喪膽忘魂

擬問樓遲過嶺南之遠

遠更欲進前求退後

雞過新羅

悲風千古遶溪潭

海中尋不得岸上却相逢

師云晉書雷煥善天文張華因望斗牛間有異
氣邀煥夜登樓仰視煥曰僕察之久矣寶劒之
精上於天在豫章鄴城縣界華乃薦雷為鄴城
令修獄掘基得石匣有雙劒光甚艷發送一與
華留一自佩華被誅失劒煥卒子為州從事佩
父劒至延平津劒躍墮水使人投之見兩龍有

文章投者懼迴此頌金剛王劒獨露堂堂擬涉
唇吻即犯鋒鋦何止棲遲嶺南而已哉更欲進
前退後轉見差訛而况臨濟正令棒頭喝下凡
聖不存豈容狐朋狗黨至此輒生狂解者邪漫
使悲風千古空逸溪潭枉教臨濟一枝虛勞雲
水慎勿累吾累汝應湏了性了心遂拈拄杖云
休嗟一棒一條痕任你半肯半不肯復靠却云
盡法無民

示衆云一點靈光本非內外千年閭室權立階
梯莫有迴脫根塵獨耀今古者麼

舉僧問大随如何是室中燈不勞挑剔随云三人

證龜成鼈

衆口難調

師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
慧莫能了大般若經云欲界定嬌亂不定如四
衢道燈色界定嬌亂常定不動如室中燈這僧
若解定亂兩融真俗一致自然灑灑落落了

明明不必剎身千蓋灌滿膏油箭剔昏燈祈求
天眼但肯時時不昧休愁處處皆通耀古騰今
赫赫兮光明遍照輝天鑒地晃晃兮氣焰崢嶸
何止室中獨能熅燁故大隨以三人證龜成鼈
之語試探這僧看具眼那不具眼覩見那覩不
見休只管向長檠短檠上觀瞻於大蓋小蓋內
剔撥畢竟煌煌智炬燦燦心燈室內街頭無可
不可所以道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要知深

細端的更須請問投子頌曰

六耳同謀事可成

弄少賣

直言方表赤心人

信且

半室中燈焰誰來撥

投子

白髮童兒兩鬢新

罕聞

師云三人同一心埵土變為金何止六耳而謀
大事設使證龜成鼈呼鐘作瓮舌在汝口何傷
之有平生心膽直言處分付這僧至理幽微曲
說時休剛錯會室中燈焰著意裁劃箇裏光明

看誰招撥若達無說說其道自玄玄白髮童兒
雖增新於兩鬢青眸初子還仍舊於雙睛若能
見徹根源方信元無意路林泉恁麼分析還理
會得麼遂下座云且歸林下去別日再商量
示衆云玄微及盡妙密難明至蹟幽深威嚴可
尚未登寶位保養聖胎者知是何人

舉僧問瑞巖如何是誕生王子

九重深處

巖

云深宮引不出

貴人難見面

師云洞山設王子五位喻至尊大寶本來尊貴
衆生心佛亦復如是雖則人人具足箇箇圓成
奈無始時來迷真執妄背覺合塵故以迷悟修
證漸次階級而比類之五位者一誕生二朝生
三末生四化生五内生故石霜諸禪師一一頌
出誕生頌曰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
隆始末一期無別種宮分六宅不他宗上和下
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

鶴騰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情論世莫群出
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
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
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勲末生曰久棲巖
壑用工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
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
上哲圖業就高科酬極志比來臣相不當途化
生曰傍分帝命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
奉五袴蘓途遠近知妙印手提邊塞靜當陽那
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深處復何宣挂弊由來
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
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為汝方隅宮
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這僧依此五位首題為
問今具錄之瑞巖所荅之意不言可曉平鋪梗
槩投子深明的確玄微請參頌意頌曰

貴異天然應有時

人得

六宮春苑少相隨

攀仰

不星攢半夜天輪迴

垂視夜柄

燭曉東闌簾靜

垂杳絕
視聽

師云以世諦為論位及九五界總三千享萬乘
之名衍兆民之慶富有四海貴為一人此豈非
貴異天然有時而已哉况我真乘菩提妙種人
人心地莫不包藏雖黑業荒蕪儻蒙法雨滋榮
例皆秀援而已亦猶積代簪纓本來尊貴誕質

應世必有其時既處六宮應修萬德六宮者阿
房紫微天一玄武長樂建章爛遊春苑誰敢相
隨曲為今時權分主伴星攢半夜月落三更銀
漢橫空天輪孤迥東闌燭曉北闕香消垂珠簾
不面免眉扁玉殿難瞻舜目正當此時合作麼
生奉重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示眾云呻吟聲咳無非妙用神通瞬目揚眉總
是法門佛事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至理玄微若

為話會莫有知音可嘉者麼

舉僧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

何

既能覲面相呈何必重重詢問

殊云坐久成勞

莫是脚麻麼

師云釋迦拈花趙州指栢道吾舞筇雪峰輓麈皆以無言之旨為衆提携若認一機一境不無半暗半明非唯料調沒交涉端的早自關甚事是他文殊向優游平易無艱阻處更不攝思信口便道坐久成勞此謂之騎賊馬趁賊奪賊槍

刺賊並不索張筋努脉掉臂撐拳問在荅處荅在問處何必窮玄究妙索隱鈎深舉足下足皆是道場開口合口無非妙理莫便於裨床邊蒲團上結跏趺坐鋪眉苦眼處穿鑿鑽研疏通解釋到底乾骨頭上有甚麼汁若知無味之味試看投子有條攀條無條舉例頌曰

馳書纔去返忽忽

草鞋錢還來也未

一足垂酬繼後

蹤步

步坐久成勞誰委悉

沒脚跟漢

紅爐點雪自

相通

不是知音
人不知

師舉青原思禪師令希遷馳書與南嶽讓和尚
曰汝違書了速迴吾有箇鉞斧子與汝住山遷
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
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云寧可永劫
沉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迴至青原問曰
子去未久送書違否遷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
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去時蒙和尚許住

山斧子便請取思垂一足遷禮拜林泉道好好
脩事者潭州長髭曠禪師因石頭問甚麼處來
云嶺南來曰大庾嶺頭有鋪功德成就也未云
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曰莫要點麼云便請石
頭垂一足髭便作禮頭曰你見箇甚麼便禮拜
云某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林泉道無見為真
見孰能達此情恁麼舉來這僧問意文殊答辭
歷歷分明首尾相見還知投子妙叶兼帶針線

貫通處麼無目綉雙鳳冲虛透碧霄

示衆云事窮的要須煩竹杖芒鞋理絕幽微焉
用月餅雲錫有箇不出門知天下事的漢汝還
識麼

舉僧問上藍起和尚善財見文殊後為甚麼

却往南方

為欠布單錢

藍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

非師

云到蘇摩城為甚麼

彌勒却遣見文

殊爭之不足

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許伊

曾見

作家師拈云然道無迷悟法證由師車不橫

曲斷

不住聖凡莊嚴妙行一念不生全體現

是以文殊

遣去須彌登山

跋涉不易

海岸逢師市廛禮友君子

不耻

或刀山蟻舍罪垢王宮

縱橫無不是

或童女

童男瞿夷聖后

左右盡逢

彌勒彈指普賢親瞻

一般拈弄

再見文殊復有何事

依舊眉毛信

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

不是若辛

不昧光蹤

歷窮盡妙

若不登樓望諸仁者還知更有一

人為甚麼善財不參

無眼相見

且道是甚麼人

從末

雖共住到底不知名

良久云

月色淨中見泉聲深夜聞

滿頭白髮離

巖谷半夜穿雲入市

鄺

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師云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書母閱工部詩言其見聞博瞻智量恢弘方能為也世法尚然如是况吾真乘世出世間無上妙道大解脫門邪若非具遊戲神通奮迅三昧得大總持有大威力曷能經由百一十城叅五十五大善知識善

財初誕生時其家所有伏藏珍寶悉皆出現故立斯號始遇文殊師利發菩提心及問云何脩菩薩行展轉指示解脫玄門末後至蘇摩城彌勒復遣再見文殊林泉道原始要終親切肯教虛費草鞋錢所以上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若便恁麼會去處處長安路門門古佛家不勞重進步特地訪烟霞投子拈云然道無迷悟法證由師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林泉道起初不

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迷本非迷悟本非悟其
道玄玄何消指注至此無聖凡可立無妙行可
脩方稱一乘圓頓之性雖文殊指令遍叅其實
大解脫門誰不無之不見道是處語言皆合道
誰家絃管不傳心癡愛成解脫真源貪嗔運菩
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若
然則不昧光蹤縱橫得妙更問善財不叅的知
識若能覲面相呈莫認默然良久雖則滿頭白

髮暫別巖阿還能半夜穿雲來遊市肆偶尔相
逢合談何事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頌曰

日出昇空高下周

普天
匝地

崑崙源派入川流

大無

不包小
無不入

春山雲逗風無盡

銷鎔頓入
不思議

鴈去迴

南天地秋

年
不別

師云解脫門中千光朗耀菩提心內一點難謾
蕩蕩乎哉恢恢然矣運晶明之慧日升宵漠之
真空燁赫而高下普周照燭而古今無間崑崙

源派分入百川華藏緣由收歸六相若春山雲
逗往復無際而動靜一源曉樹風生圓音互奏
而即同萬籟優游四法界不離十玄門寒鴈回
南遍詢知識秋風應律搖蕩乾坤只如不涉途
程一句合作麼生道點地脚跟難摸索莫隨萬
水與千山
示衆云開真如門正見磨盤秋結子離言說相
忽逢確崱夜生花自從諸聖不安排直至而今

無處所莫有違此理的麼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

然果

不知果
然不識

浦云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心中
明了

了何必
意遲遲

師云如來所說一大時教分而為三一經藏二
律藏三論藏然此土流傳者萬分之一也這僧
今問藏教中收不得者非謂紙上語也欲窮一
切衆生亘古亘今歷劫常存無生無滅妙覺之

真心者也始自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二中
間未嘗說一字此未說之說不傳之傳何隨函
而可收攝者邪又云吾四十九年所說三乘十
二分教皆是止啼黃葉汝等諸人還識真金麼
將知此金豈非藏教收不得者歟洛浦故以雨
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為蒼法華藥草喻說密
雲彌布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及諸藥草小根小
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

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
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雖三乘根機不等而如
來所賜法雨無有異也片玉光輝靡從他得况
汝之真心本來具足者也不見道聲前一句圓
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其餘光彩別看頌意頌
曰

畢鉢巖花曉帶春

一氣不言
含有象

香風時結鷲峰

層

萬靈何處
謝無私

須知玉像餅中塔

若人窺
得破

別有

輝天鑑地燈

大小大明白

師云東君不世情委曲到山家随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畢鉢巖乃阿難結集法藏之所也自此香風遠布瑞靄層分福利群生恩霑萬國如來說法之處號靈鷲山山多鷲鳥故以為名雖阿難結集而出皆我佛金口親宣萬古流通皆因此也法苑珠林第十云四天王白宣律師曰如來臨般涅槃時與人天大眾在香山頂阿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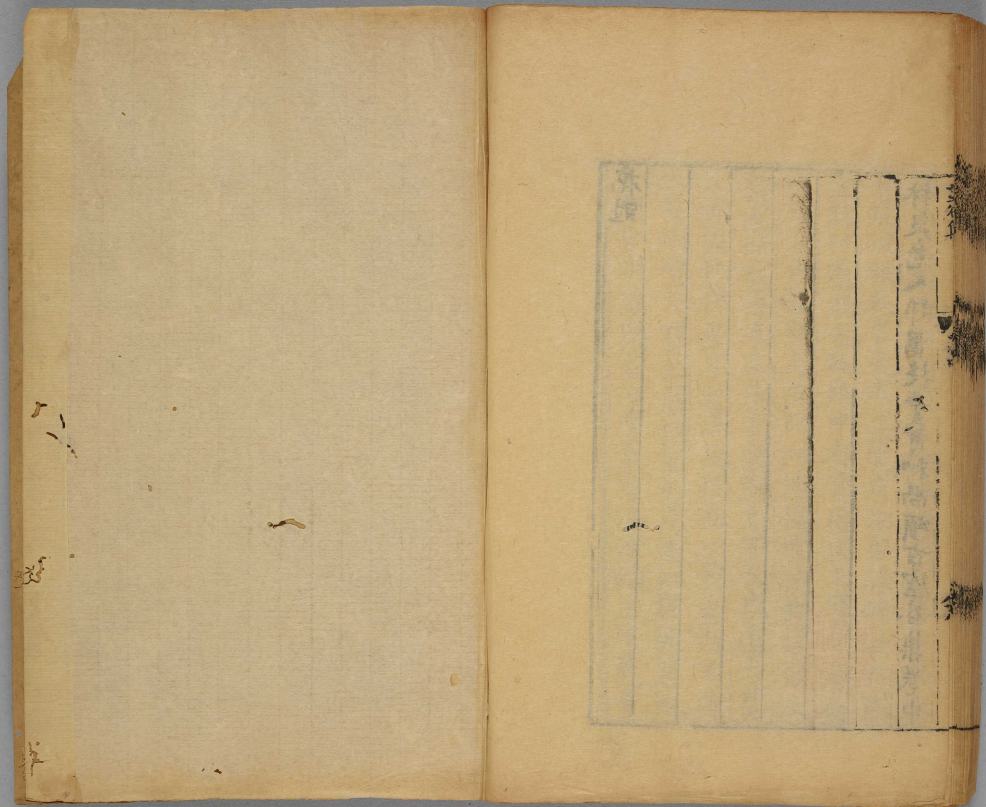
池南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汝將須菩提在須彌山頂吹大法螺召集十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釋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香山迦葉隨教大眾雲集爾時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大地六種震動又放眉毫相光遍照大千經于七日大眾咸疑不知何緣世尊從三昧起熙怡微笑告諸大眾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乾闥婆王將領步族奏百千

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
菩提彼語我言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
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
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違常使我護若成
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
天王與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
大金剛壇衆寶莊嚴雖然如是還知輝天鑒地
一點分明處歷昔日雲巖曾漏泄輪王不戴寶

花冠

林泉老人評唱授子齋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中





上
四十四